

**编者按：**2018年10月11日是凤台县城第一次解放70周年纪念日。70年前今天，我们的先辈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攻打凤台县城，消灭地方顽匪，阻止北上援敌，配合即将开始的淮海战役。为了使读者了解当时解放凤台县城的战斗实况，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，特刊发此文，以示纪念。

### （一）

1948年秋，全国解放战争全面进入大反攻阶段，淮海战役即将打响。豫皖苏六分区所属县城中的怀远、凤台和颍上三县尚未解放。此时的凤台县委、县政府，在凤台先后开辟了白塘、清泉、新河、金沟、界沟、古沟、潘集等地区，相继建立了区、乡政权，并通过发动群众，开展武装斗争，打击了反动势力，使凤台的敌人如惊弓之鸟，龟缩在凤台县城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为了配合淮海战役行动，牵制沿淮一带敌军北上增援，豫皖苏军区六分区党委，决定攻打凤台县城。

### （二）

战斗之前，豫皖苏军区六分区司令部，派出分区侦察参谋丁香圃等来到凤台，在新河区队胡立国的配合下，多次化装到城北岗湖村，通过我党争取利用的国民党保长胡如九，初步了解敌情。之后，侦察参谋丁香圃等，在群众的掩护下，以卖菜为名，进城实地侦察。经过十余天的侦察，基本摸清了驻凤台县城敌人的兵力和布防情况。驻守县城内和城周围的有国民党省保安八团三营、县警察队、县常备队、县保安大队、新成立的“正义”部队（土匪武装）和淮南矿警、交警等。国民党省保安八团三营的三个连，分别驻守在河东烟墩山、城东黄土山和城西大孤堆，营部设在黄土山。县保安大队在城西郊驻两个中队，在城北郊驻两个中队，在黄土山驻一个中队，看守监狱一个中队。“正义”部队驻河

南。县警察队和县常备队的两个中队驻城内，县常备队的另两个中队，分别驻峡山口和河东芦塘孜。淮南矿警和交警驻孔集一带。敌人在西大孤堆和城北、城东分别构筑了掩体工事，设置了火力点。敌人主要兵力分布在大孤堆、黄土山和北大坝，其中又以大孤堆和黄土山为主要支撑点。

### （三）

在摸清凤台县城敌人的兵力和布防之后，1948年10月10日，豫皖苏六分区主力部队十一团、十二团，遵照军分区

### ·史海勾沉·

## 凤台县城的第一次解放

□凤台县新四军研究会 俞志华

命令向凤台进发，当晚行军至凤台境界界沟集、丁集一带。部队宿营后，以连为单位进行了战前动员，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，争表请战决心，战斗情绪十分高涨。

11日，十一团、十二团和凤台县武装，在军分区率领和指挥下，直逼凤台县城。军分区指挥部设在城西八里塘村，军分区司令员李浩然、政委罗野岗、副司令员夏云飞、参谋长王枫等亲自部署战斗。十一团从东门和北门进攻，团指挥部设在古城孜，团长郝宏基、政委洪映；十二团从西门进攻，团指挥部设在缪郢孜，团长蒋汉卿，政委霍大儒。同时，军分区指挥部从十一团五连抽调一个加强排，从凤台县武装抽调部分精干力量，组成独立支队，由十一团参谋长冯韬指挥。独立支队除留下部分兵力在架河堵截田家庵援敌

外，其余力量由冯参谋长率领，强渡二道河，占领烟墩山，封锁黑龙潭，阻敌东逃。县大队一连在城西沙木陈庄，守卫颍凤公路，警戒颍上、正阳关之援敌。白塘、新河、界沟等区队，担任执勤任务。一切部署妥当后，作战人员按照各自任务，迅速进入前沿阵地，隐蔽待命。

### （四）

10月11日黄昏时刻，军分区指挥部发动总攻命令。顷刻间，凤台县城东、北、西门号声齐鸣，炮火连天，杀声震

耳。这突然的攻击，使城内敌人惊恐万状，不知所措。十一团冯韬参谋长率领的独立支队首先顺利渡河穿插到拐子集，迅速消灭烟墩山守敌，封锁了黑龙潭渡口。

十二团在西门进攻中，以二营为主攻，二营四连担任突击任务，三营为助攻，一营为预备队。向大孤堆的敌军发起了猛烈攻势。

与此同时，十一团也在东门、北门与北大坝和黄土山的守敌进行了激烈战斗。十一团三营的任务是主攻北大坝，该营的九连为尖兵连，尖兵连的九班为尖刀班，尖刀班的九名年轻战士，冒着敌人的射击，一次又一次进攻，终于摧毁了北大坝两侧敌人的火力点，其中七名战士不幸牺牲。攻打黄土山的二营指战员，得知北大坝已被我攻克，士气更加高

### （五）

第一次解放凤台县城战斗，消灭了国民党保安八团三营的大部及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约600人，缴获敌军机枪2挺，轻机枪5挺，手榴3门，步枪300余支，子弹20000多发和大量其他物质。并搜捕了县参议长、肃反专员张铭诚，特务组长廖多沂，常务队中队长张牧九等国民党县政府要员。军分区在城内贴出《安民告示》，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我党我军政策。

翌日下午，我参战部队全部撤出凤台县城。

### ·朝花夕拾·

## 斗蟋蟀赢月饼

□潘丰家

在凤台县西北顾桥、马店、展沟、阙疃一带，自古就流传着八月十五中秋节斗蟋蟀赢月饼的习俗。每到秋季，一些喜爱“小虫蚁”的人们便在夜晚更无人静之时，一手打着手电筒，一手拿着蚰蚰罩（一种用细铁丝编织的圆筒形罩子），到偏僻的墙角旮旯和野外的豆地或菜园地里去掏蚰蚰。

掏蚰蚰十分讲究，要根据其长相确定取舍，一般认为“个大、头阔、牙长、腿壮”者为优，同时有特殊长相的也不失为好品种。人们还习惯以蚰蚰的相貌特征来命名，如“小红头”、“玉石眼”、“紫玛瑙”、“宽衣”、“长腿”等。在掏蚰蚰时，如果发现是在蛇洞或蟾蜍洞里为它们站岗放哨的，就会被青眯，因为这样的蚰蚰一般都会争斗起来十分凶猛。蚰蚰掏回来后，不能马上投入战斗，要喂养一段时间，把它养得膘肥体壮后才出场。而喂养蚰蚰也有很多门道，首先要把它放在带盖的密闭陶罐中，在罐子的底部用较硬的黄胶泥塞住罐子的五分之二处，因为如果不用硬一点的胶泥蚰蚰会打洞。蚰蚰的饮食也很特别，一般要喂较硬的西瓜子剥仁，锻炼蚰蚰的咬劲，使其在战斗时更有力气。由于蚰蚰平时夜里都要喝露水，所以喂的西瓜子不能太干，要含有一定的水分。

每年的八月十五左右是斗蚰蚰的

季节，战斗双方要通过中间人商定输赢的价值。在五十年代经济匮乏时期，一般就拿月饼做赌注，赌注小的，每赢一局得一块月饼，大的得一封五块。对阵双方往往还会有助力团参与其中，输赢风险共担，也可以与助力人一起下赌注。所以每到斗蚰蚰时，十数人围在一个宽敞的场地上，最里面的是蹲在地上的对阵选手，外围的助力团人员，或站着或立在凳子上观战。每场战斗的局数有双方商定。一场战斗下来，对阵双方心绪如弦，紧张得额头冒汗，观战的腰酸腿疼脖子拗筋。最有趣的是开战，双方将商定的蚰蚰，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，用一根细竹针在一端缠上老鼠胡须做的撩拨工具，催动两只蚰蚰头顶头，犹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便开始厮杀，用两个凌厉的牙齿咬住对方的牙齿进行角力，由于双方两只大腿同时用力，将前半身拱起，待一方精疲力尽时便败下阵来，这时暂时获胜

一方，便得意的展开翅膀“咯咯”高唱起来。有时由于咬合较紧，双方可以连翻几个筋斗也不松口。比赛有时一个回合决定胜负，有时暂时失败的一方喘口气来后，又开始厮杀，经过多个回合，直到一方被另一方追得沿着容器边缘打转逃跑。那打斗场面绝不亚于古代角斗士角力，令人感叹叫绝。

斗蚰蚰的场景已数年不见，然而儿时看过的情景依然记忆清晰。看看现在孩子们都在玩电子游戏，深深感到现代科技发展变化，想想儿时玩耍的游戏也早已荡然无存，有时还真有点怀念。



### ·生活点滴·

## 老槐树下新生活

□胡仲昌

在我居住的小区里，有一棵葱郁的老槐树，今年五、六月间，这棵老槐树下下来了一群学跳舞的老大妈。每天晚上，这些舞者在这棵老槐树下翩翩起舞，小区里的居民有幸成了观众。

在一般人看来，跳舞是些年轻人的娱乐享受，而在这棵老槐树下，跳舞的却是一群有孙儿女的大妈们，她们学跳的不是最近流行的广场舞，而是交谊舞中的华尔兹、布鲁斯、恰恰、伦巴、水兵舞等。

说句实在的，我也是一位有着30多年舞龄的爱好者。记得第一次看到她们踩着乐点笨拙、僵硬地移动舞步时，觉得有些着急可笑——她们的身材早已在时光的打磨中走了样，显得胖而臃肿，学跳这些舞蹈多少有点自找难看。

然而，她们学跳舞的态度非常认真，每天晚上19时30分准时到场，她们会身穿黑色镶红边的舞蹈裙，脚穿专业的舞蹈鞋，准时来到老槐树下集合。

教她们跳舞的老师是一位年过六旬的男性老者，姓岳。这位舞蹈老师长得非常精巧，教学时，他总是穿着一身宽大的纱料舞蹈衣，跳起舞来又轻松又有节奏，一看便知跳了多年的舞，这位老师对舞蹈十分虔诚，对这些大妈们的要求非常严格。

这些大妈都是没有一点舞蹈基础的人，学起舞来非常费力。刚开始，她们只能按照老师的步伐，一步一步地去学。由于记忆力不太好，她们常常是学会前一步，就忘了后一步，时间一长难免引得老师发脾气，即使如此，她们依旧耐心地 toward 老师讨教。

有一次，学员陈贤菊因为一个动作始终学不会，竟被老师责备哭了。不过，她没有退缩，用手巾擦干眼泪，继续练舞。

后来，这群大妈慢慢适应了老师的脾气，舞技跳得一天比一天提高。

她们刚开始学跳舞时，周围会聚起许多看热闹的人。起初，她们对众人围观感到很不自在，学起舞来扭扭捏捏，不时也会引来老师的训斥。一天，在课间休息时，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：“认真是对所有人的尊重，你们是表演者，只有认真地去跳，才能对得起自己，不负观众对你们的希望。”这句话，让他们对围观的目光变得坦然起来。

如今，大妈们能够上场跟着音乐节奏跳完一支舞曲了。

在今年国庆节晚上，当她们两人一组，跳完北京平四《走向新时代》舞曲后，看热闹的人向她们送上了最热烈地掌声。

从没有想过我的滴水观音会死，而且养了五年之久！但它确实是死了，死于这个本该枝叶茂盛的季节，水过勤致死。

五年前的那个初夏，地处淝水三湾水的凤台小城外到处弥漫着花香的味道，我想这个季节应该是养花的季节，或许是要买些花草或者绿色植物之类的，一来可充实办公室的单一色调，二来可有效的吸收屋内的甲醛和异味，于是我经过精心挑选以24元的价格买了一盆滴水观音。

我把滴水观音放在在办公室飘窗上，为的是让它吸收足够的阳光，再仔细观察这盆绿色植物：有三个主根茎，每个根茎上都长出多片的绿叶，叶片肆意向外伸展着，个个泛着娇嫩的绿色，翠绿欲滴，而整体又给人一种成熟、高雅的风韵美感，让人赏心悦目，心旷神怡！为了能让它长得更好，我还特意买了花草专用肥和一把喷壶，隔三差五地浇点水，原本以为在我的精心侍弄下，这花该枝繁叶茂了，可过了段时间，我发现滴水观音的叶子仿佛结了一层铁锈，没有了原来的翠绿欲滴的模样，最大的一片叶子还耷拉着，甚至还有两片叶子枯死，滴水观音生病了！既然买了就应该至始至终的把它养好，植物也应有生命的。于是我上网查询求治疗的最佳答案，最终经过施药救治了它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滴水观音似乎比以前长得更加枝繁叶茂，那片翠绿绿的叶色成了办公室唯一的风景，而我渐渐发现原来我喜爱上了养花，甚至我的性格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，烦躁善变的情绪也变得沉稳了下来，莫名的心静！我想这不是观

音送给我的福音？

时光如梭，岁月如歌！滴水观音经历了五个冬夏春秋，虽然有时出现叶黄凋落，但每次却又以旺盛的生命力生长着，根基比刚买的时候粗壮多了，叶片也长得宽宽大大的，碧绿碧绿的越发惹人怜爱了。但却在这个夏季枯枝溃死，叶子基本都枯黄脱落了，根部也腐朽了，只是花盆中的都是污浊的泥

### ·感悟人生·

## 滴水观音

□高梅

水，可怜的滴水观音！我知道这段时间是因为我的粗心和疏于打理，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心境，我的心忽而一下变得很痛，痛得竟然瞬间无法呼吸，我的忽视扼杀了滴水观音的生长？然它竟然是有灵性的，不然我的心为何而痛？是的，很久没有认真的管理它了，甚至有时瞥见盆里的土开出很宽的裂缝，我也没有给它浇水，偶尔心情好的时候才想起来浇洒一下，甚至漫灌，我想我是违背了滴水观音正常的生长需求，明知它是温湿半阴的热带和亚热带植物而恶意的改变它的生长环境，那么它应该是向往大自然山脚下的那株滴水观音的那种生存？是我把它圈养了，原本它是需要阳光雨露的，只有雨

润观音才能滴水。慢慢沉寂的心又逐渐变得惴惴不安起来，那么经过了五年的修养生息我的定力还达不到足够的沉稳？

看着眼前的滴水观音，想起了现在生活在幸福中的孩子们，他们天天被父母老师关在温室里，小心呵护，生怕得不到最好的爱护，可事与愿违，这些温室里长大的娇儿们，体质孱弱，营养不良，抵抗力下降。而那些从小在田野里风吹日晒、在乡村小路上、在条件艰苦的山窝里奔走几个小时去上学的农村孩子，却个个精壮神气，谁说这不是大自然赐予他们的恩惠呢？也许，滴水观音还有存活希望，想到这，我把盆里的土倒掉，然后仔细地剥掉根部的枯皮，发现竟然还有一截好茎，我欣喜不已，换上新鲜带有湿气的泥土，培好，再把盆搬到室外的阳台上，也许过段时间应该会有让我惊喜的东西，我会在沉寂中期待着！

